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一至七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杜文海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一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庚桑楚第二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

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亾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郭註老子問趎何與人偕來之衆挾三言而來故也

呂註趎欲為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挾三言則謂與人偕

來之衆亦冝矣以道與世亢其心莫得而藏此老子所以得之於眉睫之間也道者物之所生唯致一能得之今趎規規然以趨舍不一之心索之於无窮之間若喪父母而揭竿求之於海罔罔然哉欲反其性情而無由入此至人之所憐也

疑獨註贏同贏裹糧器七日七夜言慕道之切晝夜不息也老子知其自楚之所來挾三言而至故問與人偕來之衆趎遂懼然莫辨主賓繼陳三條以求決

蓋爲夫明仁義知之本故有此疑老子告以向吾見眉睫而得汝今又言而信之世之術士以言貌觀人亦此理但學不至者不免於妄耳趎失道之真猶童稚失所親而欲揭竿測海以求斷不可得汝亡人哉言失爲人之道也

碧虛註問何與人偕來之衆謂采色不定意不一也懼然顧後懷疑失容吾所謂者非言非貌驚故忘答慚故失問朱愚丹心愚惷也夫仁知義三者彼我皆

爲患既目擊道存矣又况有言乎海非藏覩之地筌非探淵之策喪本無歸罔然失措欲反性情而無由入此所以可憐也

鬳齋口義趂方獨見而老子以爲與衆偕來釋氏所謂汝心中正鬧也朱愚猶顢頇仁知義三語謂無心又不可有心又不可疑而未决也規規蹇淺貌揭竿求海言求無於有亡人亡失其本心之人欲見自然之道不可得也

何與人偕來之衆一語勘辨甚力此楚老為人真切處若内無真見聞此鮮不懷疑宗門諸老慣用此機趂於言下忘答失問遂以第二機接之及其懼消慚釋陳述三條覬免世累老子告以汝如孩童失親而揭竿求海言真性汝之至親不能保全而致喪失乃欲為仁義以索之於無涯世事之中愈求愈遠身雖存與亡無異矣惘惘無歸貌欲反性情而無由入則是迷能思復聖人不棄所以憐

而進之信能超三言而無累斯為反性情之道也

歟　朱愚難通碧虛云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內外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

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郭註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韄於外則心術塞於内欲惡韄於内則耳目塞於外

故必無得無失而後為通偏雖尚不可況內外韄乎耳目眩惑於外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抱一不離性還自得當則吉過則凶無所止也止謂止於分已謂無追故迹舍人求已全我而不效彼也無停迹無節礙任聲之自出而不由喜怒任手之自握而非獨得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信足自行縱體自任至於物波亦波斯順之也呂註知趣舍滑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於虛静是為

名好去惡然猶未之能行所以自愁鬱鬱之氣充津津有所漏韄則物之粘著而難去者今惡耳目之韄於聲色而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捉也則莫若内揵内揵則心不出而外不韄矣老子云塞其兊閉其門是也心術韄於事為而欲事事以止之是繆而捉也則莫若外揵外揵則物不入而内不韄矣老子云開其門解其紛是也故寂然不動萬物不足以撓其心不然則雖有道德者猶不能持况倣效而行者乎所

謂聞道者知其未始有物而無所事為也越自知其病未足以勝大道之藥但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衛生以無為為經一者道之所自生吉祥所止何事卜筮哉此皆能止其思為而求諸已故也翛然无係侗然无礙則如兒子矣使其嘷出於哀怒而不和其能不嗄乎以至握而不知其為握視而不知其為視其行止一出於無心與物宛轉同其波流此衛生之經也疑獨註心存好惡所以自愁洗去其惡亦孰矣然而

欝欝津津猶有發見於外者鞻猶羈縛楗謂闗閉耳目之於聲色外鞻也不可使至於繁捉而納諸内以揵閉之身意之於觸法内鞻也不可使至於繆捉而置諸外以楗閉之與由外入者中有主則不入自内出者有正於外則不距意同譬人家有不肖子為姦於外者捉而閉諸内為宄於内者捉而閉諸外嗜慾之害身猶不肖子之害家防閑不可不謹也趎引里人之病以自喻病病者猶未病猶列子云生生者不

生趍欲聞大道而未得其方猶飲藥以加病也願聞衛生之常道而已荅以抱一勿失則不待卜筮而知吉凶見險而能止則終止矣足於己而無待於外故脩然侗然不失其赤子之心專氣致柔而常德不離是以入鳥獸而不亂逢虎兕而不傷其嗥握視也一出於無心以至任足之自行任體之自為與物同波而不離乎道也

碧虛註能病已病者猶未病聞道愈惑者為難悟故

知大方之難窺願聞小乘而已抱一勿失專而藏照也知吉凶者誠明能止已則不役求諸已則自信脩然侗然無所係累能兒子乎全其朴也兒子淳德未虧故聲完而握專无著而神定縱任而無忤同流而莫汨此皆衛生之經也

厲齋口義名好求其是去惡離其非未忘好惡所以自愁孰同熟謂用功之久欝欝意未寧一故津津可見韄以皮束物楗閉門之壯皆檢束之喻應物於外

欲自檢柅則繁多而不可執捉將反而求之於内曰内揵中心擾擾欲自檢柅則綢繆而不可執捉又將求之於外曰外揵言學道不得其要内外皆無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之道德且不能持况欲循自然之理而行者乎趎陳愚惑之甚欲聞大道而自不知其受病之處雖承教而愈惑猶飲藥以加病今不敢求聞大道願聞衛生之經而已抱一謂全真勿失得於天者无所喪无卜筮知吉凶至誠可以前知也止即

定已即大休歇舍人求諸已不務外也兒子啼而聲不乾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挽者屈而不可伸小兒久握而无窒礙共其德猶云同其性言人皆如此目不瞬者視而無心不知所居所為而與物同波此可為衛生之常道也

請入就舍願留而受業於門名好去惡則不能忘情於善惡之間又不知所好之果善所惡之果不善耶自愁一本作息愁又作愁息說俱未通審詳

經意猶書云自怨自艾之義退處句曰怨艾日前為學不力見道不明今雖遇聖師卒難陶鑄至於洗心復見可謂有志而能自新矣老子謂汝洗濯孰哉古同熟讙讙乎勇進於學充乎顏貌然其中津津形見於外猶有未除之惡此又勉進向上一步而成其自新之志也內韄即六根之盤固外韄即六塵之染著楗則關閉防閑以嚴其界限之意諸解多從揵為讀疑獨從繁從繆絕句亦有理內

外二鞬人之通患在中有主者善持之則情不流而性可復心不撓而道可進矣趎猶未悟引里人有病猶能言已有病而不能醫恐不可以進大道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能抱一則心不二不務得則必無失無卜筮知吉凶垢去而心鑑明也知至則能止造物則能已舍人求已內足而不假乎物也能兒子乎此誠切喻使人皆可以求諸已而復乎本來之天其嗥握視之所以異於成人者內韞冲

和而無心於外故也衛生之經何以加此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氷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郭註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之德氷解凍釋明非自爾至人無心皆與物共不以利害相攖也趙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耶答曰非謂此言爲不至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爲經胡可以爲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禍福生於得失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無情之至憂患得失何自而來

吕註人心湛然如水知識結礙而不能虛猶水凍而

為氷知衛生之經氷觧而凍釋矣至人心常如水故德不脩而物不能離交食交樂而不以利害相攖也不與為恠故世俗所不能異不與為謀故世俗所不能同無係無礙又何能抱一能勿失翛然侗然之足問乎此至人所以為衛生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之不知所之所為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人能身槁心灰安得而累之哉

疑獨註趎聞衛生之經便以為至人之德止於此矣冰觧凍釋喻人為物欲所蔽聞道則釋然也至人者仁足以安土故受於地者不擇而食之知足以事天故受於天者不辭而樂之不以我敵人不以己狥物則利害不足以攖其心矣不為怪以尚竒則能常其德不為謀以任知則能守以仁不為事以好動則能鎮以静翛然侗然去來無累此至人之德也趎又問然則是至乎老子復舉前話人能如兒子之槁形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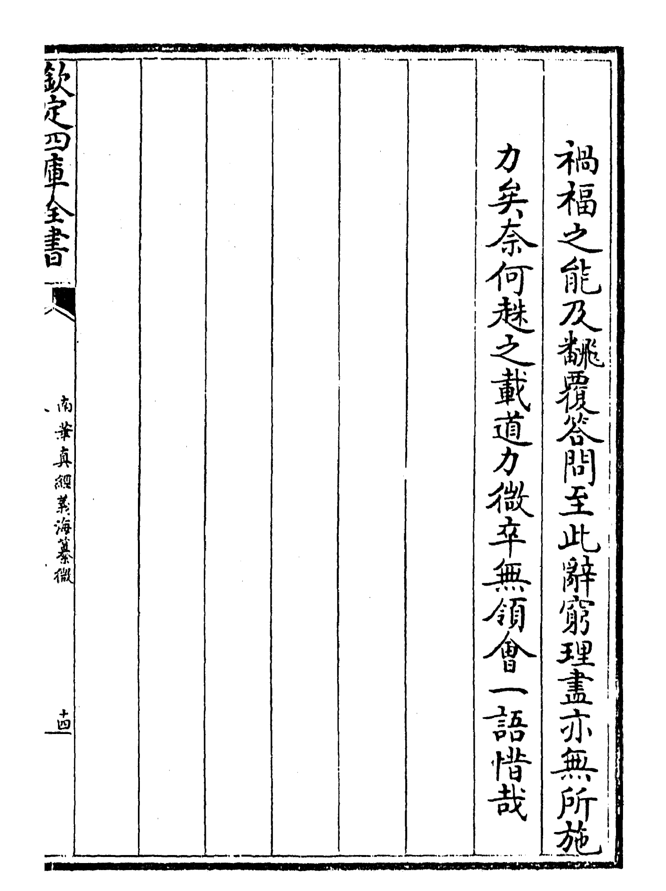
心何禍福之能及哉

碧虛註趎以此為至人之德是見彈而求炙也故鍼藥去病言教解惑皆非至至者至人修德以調陰陽庶人竭力以事稼穡交食所以養形交樂所以和性人和物阜誠心无攖利害兩忘任情常不恠空有无係恣其遊適是衛生之經已理至則忘言也夫欲至極者必先反淳朴淳朴如嬰兒為道之捷徑若以言為至猶咀糟粕而求醇液之美也

鬳齋口義趎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聞老子所言高妙又有至人之德之問老子曰非也恐其住著於此故示以氷解凍釋脫洒自悟之意交食乎地與人同也交樂乎天與天同也不與物相攖為怪而無謀度事事之迹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之經衛生之經即至人事以此見得非也二字不是實語趎又問然則是至乎老子曰未也則當别有話頭却又再舉前文盖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耳

列子載陳大夫聘魯稱吾國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道魯侯使上卿厚禮而致之則知庚桑之道與老子無異故其推仁愛物善誘樂育之心唯恐其不至也是篇首庚桑子曰凡四南榮趎問者三洎趎往見老子老子曰者八其諄諄誨導不忍棄人於失道之域葢可見矣夫真性如水虚明澄湛非有非无及爲物欲蔽結如水凍而成氷水至清而結氷不清神至靈而結形不靈聞道悟理則氷觧

湅釋清靈何損焉人患弗反求耳交食乎地耕鑿
共給也交食乎天均陶太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
何由及怪行謀為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遣生經
安得而不衛學道造此固已至矣而猶曰未也逮
詰其至又復引兒子之辭以告此師家作略轉換
耳目處分明兩手分付要人力量承當盖人之性
質本柔日與物接客氣秉之相刃相靡皆吾敵矣
信能專氣致柔而至於還淳復朴粹如嬰兒又何



禍福之能及齕齕答問至此辭窮理盡亦無所施力矣奈何趎之戴道力微卒無領會一語惜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二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庚桑楚第三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

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郭註德宇泰然而定則所發者天光非人耀也故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人而脩人則自得所以常泰常泰故反居我宅自然獲助出則天子處則天民二者俱以泰然而得之非為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為雖習非學雖言非辯所不能知不可强知故止斯至也意雖欲為為者必敗理終不能也

呂註身者人之宇不否不亂則發天光天光者不識不知明白洞達人見其人而莫知其天是人貌而天者也人有脩者乃今有恒爲道必至於天而後可久也人舍謂羣於人天助獨成其天也天民非人所得而民天子以其繼天而生也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唯道不可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經云學不學是也行所不能行不道之道是也辯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或反此

而不免有為則敗之而已矣

疑獨註宇者氣之宅陰陽交為泰宇泰定則沖氣生于中自然之光發于外人見之者人道人不見者天道世人莫見至人合天之道但見其同人之迹能襲而修為有恒者矣有恒則可久是為成性之人方盡人道人雖舍之則天助之人之所舍非人之民是天民也天之所助非人之子是天子也士有窮居陋巷不為人所知而去就聽天者天民也有達處廊廟為

天之所助而寅畏奉天者天子也今之學者强學其所不能學故損性强行其所不能行故損德强辯其所不能辯故悖理此皆不止於性分之内故不能有所至而敗其自然之分也

碧虛註靈宇大寧者慧光内發天廷内瑩我牛人謂之牛我馬人謂之馬物物自名而天光不忘也脩大寧者和光不忤未始異常與物和同人所敞舍奉天子物天所佑助此有恒德者也世學學所不能學至

學學其所能學天下難事必作於易是也世行行所不能行至行行其所能行聖人言易行天下莫能行是也世辯辯所不能辯至辯辯其所能辯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是也知止乎其所不知而至猶操舟者止於游欲其鶩沒則殆矣反其自然非敗而何

鬳齋云至此莊子泛論至理宇譬胷中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是誠而明也天光既發則人見其為人而已自同於天矣脩真至此有恒者也即是至誠悠

久如此則天助之人歸之天民言非常民天子天愛之如子也人之學行辯三者皆有迹所不能學所不能行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知至於所不能知而止則爲造極反此道者造物敗之

身者神之宇神安宇泰定猶主鎮靜而家和平君無爲而國寧謐也泰然而定則行住坐卧無非定不在乎堅制强執似繫馬而止也天光即己之靈明内發外鑑如見无隱人見其同乎人而實與天

為徒矣若能脩此乃合有常之德德有常則功齊天運外貌若愚世人忽而舍之天則愛而助之以其心合天德故也天民則德超乎人光而不耀天子則體天立極推德及人即所謂以此處上天子帝王之德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凡此皆君子所當學當行之事世人多務學人之所能而失己之良能唯至於道者學人之所不能學學不學是也行人之所不能行無轍迹是也辯人所不能

辯不言之辯是也信能造此則是知人之所不知

是為知之至若舍此而求進乎道則敗其自然之

鈞無以陶成己德何望乎發天光而得天助哉乃

今難釋疑其當是乃合天鈞古本作鈞通用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

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

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

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

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内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於志鏌鎁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郭註因其自備順其成形心自生耳非虞度而出之

理自達彼非慢中而敬外天理自有窮通有為而致患乃人也安之若命其成不滑靈臺清暢憂患不能入也有持謂不動於外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則失也發不由己誠何由而當事不居分内所以為失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遊分内者行不由名期損己以為物行無名者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期費雖己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人見其跂而自以為安也窮謂終始且謂券外而跂者其身不能自容

則雖已非已况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而其志之所攖焦火凝氷故其為兵甚於劒戟蓋心使氣則陰陽徵結於五臟所在皆陰陽故不可逃也

吕註萬物與我為一備物也將形謂无往而物不從物來而心出非生於虞也於是而敬生因之以達彼非有持於外敬以直内也若是而萬惡至者天也以其非為而敗之故不足以滑成靈臺不動則有持而持之者莫知其鄉蓋以不持持之耳知此則所謂誠

已發而必中節矣否則妄作凶又惡能當哉業自外入而無主於中亦將不舍不舍謂去之之速每更為失者俗學以求復其初不免為蒙蔽之民券所以主物而有之有諸己而行之為券內誠己而獨行也無諸己而行之為券外不見其誠己而幽顯不能一也無名者道故信矣而不期與焉而不費券外期而後能信費而後能與唯庸有光不用則復歸其明唯賈人也可以市而已人見其不足而跂慕猶魁然自大

也人能見其未始有物則與物窮而无我无我則物入而不碍是謂知常容否則與物且而已其身不能容所謂汝之片體將謂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謂地所不載又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則盡人可知矣志之為兵傷人之心鏌鎁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為寇可逃而免陰陽之寇莫逃於天地之間唯至人弱其志而不必故無兵藏於非陰非陽而無心故萬物不得而盜也

疑獨註萬物備於我性命之理具矣退藏於密而不
虞度物來則應之而已敬義立而德不孤若是而萬
惡至者天命存焉非人爲也至人之學也至於命雖
事之可惡者不足以滑亂其成心靈臺有持欲其存
也茍不知其持之之道而有志乎執守又不可持矣
仁能成己推而及物則無不當若不成而妄發業入
於中而不舍則向所謂得者更爲失矣故爲惡於顯
則欺人爲惡於幽則欺鬼於心有愧其敢獨行乎止

乎券内不越分也无待於外所以行乎無名出於券外好為人也逐物無窮所以志乎期費行乎無名則充實而光輝發外期費者以名迹求受於人唯恐其不受人見其好跂其足危矣猶魁然自大而不知變知變則物入焉與物且者不必於物身猶不敢自容况容人乎至人無親無親者盡人道天道其有不盡乎人知兵之憯毒不知心之為害尤甚兵害猶可避心害無往而不值也過喜則寒凝氷過怒則熱焦火

皆心使之唯無心者陰陽不能寇五行不能賊也

碧虛註賢愚之性莫移爲備物進退之儀有漸爲將

形括囊不安之意以生應物之心內自恭肅外弗見

侮無爲而禍臨者天命也有繫而獲罪者人事也處

患而不憂者靈臺不拴成性不虧也有持則真性存

不知其所持無主也而不可持者隨其成心而師之

不成已則所發皆妄道業難入更致重失也劵內者

行乎無名故自明劵外者志乎期費則賈衒人見其

為政自謂安固也與人窮者謂券內之人與人愈有券外之人苟且容身而已無親者人不保附而孤絕其費之志毒過鋒刃妄發心之寇甚陰陽故憯毒之氣无所逃也

鬳齋口義萬物皆備於我將順其生之自然退藏於不思慮之地心之應物隨時而生釋氏所謂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敬存於中自達於彼至此而有不如意事是天實為之何足以滑我胷中混成之德持謂有

所主雖主而不知其所主而不可持者專於持守則為未化一句三持字語甚精微人未能成已而有所妄發發而不中已業已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舍此恥過作非也每有所改更轉見差失業不訓事如今人言業已成行之業如此者人誅鬼責必不可逃知幽明之可畏則當謹獨故能獨行券內不越已分人無得而名券外求在人者也志之所期不過費用之資圖自利耳惟庸有光充實而光輝常在舍已外

求志在得利商賈之用心人見其跂高自立魁然可尊而不知没入於利欲窮盡而後已且謂逐物苟得趨禍不悔者身不自容於人何有親戚疏棄人道絶矣心有所著皆能自傷憯於兵器陰陽之傷亦猶是也心和平則不能為害矣

人而知萬化生乎身備物之大者則能順乎生理矣藏猶深造生心謂應物深造无思之地而物來斯應應以无心敬在中而自達彼身脩而物化之

謂至此猶有无妄之災安之而已不足以滑吾成全之性靈臺喻心之虛敞高明外物之至鑑而不留納於其中則桎而不靈矣持謂主宰之者知其不可持故以不持持之不誠已則非敬中發不當則無以達彼皆為之失也業謂世間有為之事不趨乎善必趨乎惡為善者常少為惡者常多是以莫逃人鬼之誅因果相緣而無已以道觀照善惡二業善猶為幻況於惡乎然而為惡者心常有歉

夢寐猶不自安生死之際焉能弗怖非鬼神仇之心實使之也為善有心希求福報妄念一萌真性已失物得以誘之故善惡二業有一於胷中而不合離愈為而愈失又安知所以持靈臺之道哉惟通乎幽顯之情者乃可以獨行天地間俯仰而無愧也凡人務内者貴實故行乎無名而徤德若偷務外者貴華故志乎求用而矜能自衒唯能用光歸明斯可常也賈人求售則非深藏若虛者此言

無常之人重外輕内人見其跂立不安而自謂魁
然碩大也與物窮者言盡物之性入猶歸也與物
齟齬則彼我角立身不能容安能容人與我之大
賢何所不容我之不賢人將拒我義同不能容人
則孤立而無與身外皆他人耳志異而自軋生不
啻陰陽之㓂原其所由心為之賊大哉心乎善惡
所出禍福之機也茍不得其持之之要則物欲摵
之流於不誠不但人非鬼責之莫逃雖天地之大

而片體一節將無所寄矣是以君子謹所出　幽

閒舊音閑詳上文顯明之義則此當是幽闇傳寫

久筆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三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庚桑楚第四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

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郭註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不守其分而求備所以惡分也本分不備而求備所以惡備也不反守分内其死不久不出而無得乃得生也滅其性矣雖有生何異於鬼有形而能曠然無懐則生全而形定焱然

自生非有本欻然自死非有根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者无根竅以出之宇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無窮宙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无極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而无所由故无見其形天門者萬物之都名猶云衆妙之門物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而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以無為門則无門也夫有之未生以何為生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明有不能為有而自有非謂无能為有若无能為有何謂无乎

一死有則遂無矣死者遂死則有欻生明矣是以聖人任其自生而不生生也

吕註物皆具道故無成毀則其分也乃所以為通其成也乃所以為毀而惡乎分者以其有備而分之也惡乎備者以其分也以備其分也以備則對備而有分分有異乎通矣其有以備非死為而自備則成有異乎毀矣此道之所以散也夫惟分而不知有備備而不知有以備則何適而不通哉道無死生出而有

生必反乎未嘗生則生全矣出而不知反雖生而見其有鬼出而有得生有為故也其得死宜矣滅而有實不能反乎无物也出而不反與出而得奚以異乎故其為鬼一也惟能以有形象无形者而定矣定則不為死生所亂也夫物之出必有本出於道者則未始有本也物之入必有竅入於道者則未始有竅也物之有實者必有處而出无本者有實而无處物之有長者必有本剽而入無竅者有長而无本剽然則

經文宜曰有所出而无本者有長有所入而无竅者有實文義方全宇有四方上下則有實矣我以上為上居我上之上者則以我上為下以至下與四方亦然是豈有乎處哉宙者古往今來固有長矣今以古為古後以今為古亦豈有本剽哉悟此則宇宙所不能制六通四辟无乎不在也雖有死生出入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有不能為有必出於无有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也有所謂无

有則非无有而无有一皆无之乃所謂无有也聖人藏乎是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者也

疑獨註道出乎天分本乎性分有成毁道則貫通之人不守分而求備所以惡分也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大備而無求又何惡哉物出道而不反則見其鬼能反則不離乎神出而有得謂之死神則死死矣滅而有實與鬼同也惟有形而无累常𧰼於无形則定矣夫物欻然自出而不見其本欻然自

入而不見其竅出言生入言死有實性也无乎處不著境有長者道本剽終始也有出則有實性實性本空故曰无竅凡有形器者莫離乎宇宙之中而其死生出入不可見此之謂天門天門者精神往來一闔一闢萬物出入於此然而本无有也有必出於无有而无有一无有斯爲至矣聖人藏乎是故物莫能傷也

碧虛註大道通徹有無咸備然有物各有分不可一

槩論也如魚得水則生蟻得水則死本分已定物之素備也所以惡備者雖惡而宿業莫逃故曰其有以備真蕩而不反則陰氣來舍故見其鬼開允濟事曰出而得若乃失者同於失是謂得死也天光已滅雖有實性而與寘寘之物不二矣學道者以虛為身以无為心非定而何造化无本太虛无竅雖無本竅而理則有實而未識何虛妙本无天是謂有長而不見始末觀其卓然獨化是无竅而有實也四方上下莫

窮有實亦莫窮往古來今无際有實亦无際有生死出入之名无生死出入之迹故曰天門造物者无物有形皆自造而天門亦无有也葢有不能生物所生在於无動不能化形所化在乎靜有无皆不免涉迹故寄至无妙有之理而混為一无有聖人藏乎是與造化俱也

鬳齋云世人分成毀成二以道觀之一而已是通其分也心分彼我則於私必求備凡有皆歸於无而私

求備者但求其有故有道者惡之應物而能反則為得而能神逐物而不反則淪於鬼趣矣與物無是無非則此心常生執是非而不化則此心為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而得自是之見即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有无者天地間實理若以私心滅之而貪著諸有以為實則其人與鬼神无二惟能以有形象无形則見理定矣釋氏云但空所有勿實所无是也物必有所始而不可知物必有終而不見所入之處實理雖

有而无方所可求古今如是而不見其終始宇宙以喻道之廣大而常存物之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无形可見此造化之妙天門即造化自然因物出入於斯故曰門凡有出於无有而此无有者又一无有也

聖人之心藏於无有亦藏於密之意

道本乎一真體混成通生萬物其體分矣然則萬物之成乃大道之毁也所以惡乎分者以萬物分稟道氣无不備足聖人慮物繁而道愈分樸散而

難復也所以惡乎備者為人不能忘物以契道資生之物愈備而衛生之道愈踈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夫道之通乎萬物猶水之通乎百川道无心於通物物不得不禀乎道水無心於通川川不得不納乎水道通物而後生成之德著川通水然後運載之功成然則其分也亦豈惡乎分其備也亦豈惡乎備哉此與齊物論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萬物無成與毁復通為一義同出而不反

謂忘道逐物見其動之死地是者指此道謂出生而得此道則入死也亦此道矣得死謂得其死所與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相類世人毁滅其真性認物以為實形雖存而與死無二所謂行尸是也惟能以有形象無形則身心俱空物何能動出非死本也而人莫知其所萌入非死竅也而人莫知其所歸信能身心俱空則虚而靈寂而照物來必鑑一毫莫欺況已之所萌所歸乎實謂真萌所性

長謂性所自來眞性隨處發見而无定所在眼曰見在耳曰聞是也性所自來罕形分化莫知終始長於上古而不老是也有所出而无本者有長言出生亦莫究其根但與化流行而已有人而無竅者有實言入死亦莫見其門但一眞不昧而已呂氏補句義甚明當以死乎處者為宇則所居而安以死本剽者為宙則所適而得宇宙何能不容人物人物亦何能離宇宙哉萬物生死出入必有主

張綱維之者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以物所出入強名曰門而實旡有也若執於旡有猶不免乎有併旡有一旡之乃造真空之妙而萬物萬理具焉聖人藏乎旡有故能旡所不有也　剽同剽末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旡有既而有生生俄

而死以死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䵍也披然曰移是常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

今之人也是蜩與鸒鳩同於同也

郭註生者喪其散而歸乎聚死則還融液也雖欲均之然已分矣故或有而无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三者雖有盡與不盡俱能无是非於胷中故譬之公族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是者已復差之䟫謂聚氣既披然有分各是所是是死常在故曰移所是之移已著言者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臘者之䏙胲喻各有用偃

謂屏廁寢廟則以燕享屏廁則以偃溲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是非彼此因而乘之則均耳物之變化无時非生則所在皆本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乘是非者无是非也物之名實果各自有各以已是為足以為是非之主故莫通當其所守非真脫也不能隨所遇而安之若玄古之人无是无非何移之有同共是其所同亦與蜩鳩无異也

呂註三者雖異皆歸於道猶同為公族而昭景著戴

甲氏著封其親踈非一也夫於未始有物之間而有生焉猶膚之有䵹非其體也而二家之談披然分辯一以為有物矣而以生為喪一以為始无有俄而有生是以未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為有生之䵹亦不可知者也譬臘祭具百物而有膍胲非不可謂之百物而不可散不可散者以其體之下而已觀室周寢廟又適其偃焉偃非不可謂之室而不可觀不可觀者以其處之賤而已道無不在則不可以言移是非所

言者亦若是而已二家之說為是之故而曰舉移是所以為未至未盡也夫移是之說始於有生是以生為本生出於有是以知為師因以相乘而是非滋多是非移則果有名實而因以已為正至其弊也以已所是為已節而守之至於以死償節不知所謂已者亦未始有物用舍窮通皆非我也而安者知愚名辱之分此令人移是之弊猶鸒鳩之同於同又安知有天池之大耶

疑獨註未始有物太初之前有物則太初之後太初者氣之始氣有隂陽故物有生死物生於有有生於死知生為喪其死則知死為反本然而死生已分矣自有物之後生始於死有既有生俄而有死死有譬首生譬體死譬尻三者雖有前後而皆一身猶昭景等四族本一姓散而致於不一也黬者黒黶以黬為有生之贅而披散之曰移是非所言者以其不可知也知而言之則是愈移也臘者大祭膍胲牛藏方祭

則不可散祭已則可散不可散則以散為非可散則以散為是此是之可移也猶在寢廟則以燕享為是適屛廁則以偃溲為是也人係於生故執已是若能遺生是將安寄有生則有知因以乘是非是非皆妄而執以為名實因以已為質質則定而不可移已則是是非之主欲人重已節因以死償之若然者以用舍為知愚以窮通為名辱此舉世之移是也與鸒鳩之同以蓬蒿為是何以異哉

碧虛註未始有物窅然難言惟勤行密修者默而悟之其次有物謂肧腪也至人以生為喪以死為反是以有生死雖有生死之别皆出冲氣一宗猶昭景屈異姓系楚公之一族著戴謂衣冠偉盛甲氏謂第族崇高著封謂郡縣豐阜事雖非一而不離乎楚都猶氣方駢聚而生俄披散而死不知天地密移而妄執是非以有生為是則以披散為非以冲氣為是則以駢聚為非是非无主故非所定言在學者辨而析之

喻膍胲麤穢可散也而大祭備物不可散生死黜披其義亦然寢廟偃廁又重喻是之可移生為是非之本知為是非之師故乘之而无窮以為果有名實因持以為己節至於死而不顧亦各是其是而已何異蜩鳩之同於偏見哉

鬳齋口義无物之始生死始終不分也次則有生死之名以生為喪於形寓內以死為反歸其真宅纔有生死便是有物是以分已上焉無物太極之初也次

焉有物陰陽既分也其次有生則有我雖有我猶以死生為一三者雖有次第皆未離於道譬公族分三其性則一昭氏景氏以職任著甲氏以封邑著著戴即任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皆楚公族却於四也字下著一非也結之就上生下絶而不絶此作文妙處黬釜底黑亦疵病言元氣凝聚成人亦元氣之病與生者𤁧噫物也義同人生同此氣而强自分别各私其是非所言者謂人各有一是所是者未定故不可

知也臘祭之備脃胲牲之一體也祭時牲體分列諸

俎謂之散所祭之牲本是一物為不可散喻人之所

是移而不定也五藏只舉百葉百體只舉足趾文法

也猶一室之中有寢有廟有偃息之所在在不同而

乎一室猶移是之不可定以臘祭與室而觀則所謂

是者皆可移而不定之是也故曰舉移是

稟質為人既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

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萌寂

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儻造乎此則雖有生死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死生之分然能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則與常人處生死流者異矣又次曰死有生死之分首體尻焉三者雖異而同出乎道猶楚之公族則一而有昭屈景三姓之别益謂貴戚滋衍而封建制度之不同喻一人知識日增而嗜欲滋廣也贅者金底結壘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有生亦猶贅耳

俄而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其
有无故試言之喻夫臘祭之有膍胲備牲體以薦
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胙則為可散觀寢廟則肅然
起敬適偃廁則不免褻慢焉此皆可移之是也經
文請嘗言移是五字詳文義合在上五句前不可
知者也之下觀郭註可證人之自是以其有生生
則有知知為之師二者相乘而不已果執以為名
實因以為已質則不可變矣謂不能照破幻塵而

認虚為實至於以名實為已節而以死償之皆由自是其是以致此獘舉世循習莫悟其非无異蜩鳩之同於榆枋之適而不知有鵬程九萬里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四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庚桑楚第五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慾喜怒

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无為而无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郭註蹍市人則稱已脫誤以謝兄則傴詡之大親則已矣明恕素足也不人者視人若已不相辯乃禮之

至義者各得其宜則物皆我謀而後知非自然也譬之五常未嘗相親而仁已至金玉小信之質大信則除此矣以性動故稱爲𠀤乃真爲非有爲也目非知視而能視心非知知而能知所以爲自然若得已而動則爲強動故失也動而效彼則亂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也

呂註他人闕弓而射我則談笑而道之以其無恩於我不以恩望之則蹍足不得不辭以放驁兄弟闕弓

而射我則涕泣而道之以其恩於我則以恩望之故雖蹍足不嫌於不愛以傴而已無所事辭大親則恩之至勿傴可也由是知之禮義仁知之至者皆無所待於外知禮意而不為俗禮以觀衆人不人之禮也行之而宜不求宜物不物之義也事至而應無所預謀不謀之知也以百姓為芻狗而使天下兼忘無親之仁也信矣而不期辟金之信也苟至於道則五者無不至矣志者心所之心者德之和德則道之在我

者是以徹志而後解心去累而後達塞養志貴弱以富貴等為志非弱也悖而已矣故不可不徹養心貴虛以容動等為心非虛也謬而已矣故不可不解德以同於初為至則欲惡等為德之累不可不去也道以通於一為達則去與等為道之塞不可不達也凡此諸累不蕩於胷中則道集矣不尊無以為道故道者德之欽不生無以見德故生者德之光性者生之質性動而有為為偽而失矣生而無以知為則知者

接也非與生俱生者也謀而後用知則知者謨也知

者之所不知則知之所自知猶睨者之所不睨乃其

所以睨也故動以不得已則性之為非為之偽是以

謂之道也動無非我則物與我一何得以動亂之誠

能如是則天下彼我是非雖名或相反而實未甞不

相順者以道無非我故也

疑獨註以天屬之親不嫌於不敬在他人則有嫌矣

故蹍市人則稱誤以謝兄則傴詡之父則無復有言

由是知言辯之非實可見矣至禮猶天故不人至義忘己故不物至知同物故不謀至仁博愛故無親至信不渝故辟金也悖則不通故徹之謬則不脫故解之累則不明故去之塞則不虛故達之此四六者不盪於中則正於一一則靜而明虛而通也必矣可道之道為德之欽能生之生為德之光命之在我為性曰生之質性動而為莫非自然人為則偽所以為失以知而接物謀事皆不免於用知知者之有所不知

猶晲者之有所不見若神則無不知無不見也性出乎静不得已而應物是其動動不失正使物皆自得安有不治者哉不得已而動若相反然使物皆自得則實相順也

碧虛註凡有脫誤於人者情疎則不免辭謝情親則恕之而已至禮者忘已則治有人則亂矣至義者守節自全在物則虧矣至知者不思而明多謀則惑矣至仁者芻狗萬物親疎大同矣至信者未嘗失約豈

侯金璧以為質哉貴富諸事不能悖亂者志通也容動諸事不能繆綢者心空也慾惡等事不能緣累者德厚也去就諸事不能閼塞者道明也諸事不恩於靈府則洞然明靈遐覽太漠世事有為之患豈足以厭溺耶夫有迹者難侔於無形枯槁者詎比於華耀無性者有生亦何由質正哉視聽食息皆性所為所為非真為道之失故不接不謨安用知為知者於所常知則知之其所不知則瞢然矣猶睨者斜視而不

能直見也迫而後動動則斯得真以治身何所不治
内外物我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
鬳齋口義禮義知仁之至者皆不待於外物蹍足之
喻義歸下文四六不盪於胷中此教人下手處欽者
守持之恭生者德之發見性在我者質本然也性而
有為為而流偽則為失矣應接謀慮皆性中之知知
者以其所不知而為知猶嬰兒之睨而無所視凡動
用以不得已而為之謂之德所即忘我也於忘我之

中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物不得以亂之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若相反而實未甞不順也此又是一般説話

蹍足以親踈而分敬驁則世俗之所謂禮者相偽而已矣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大親則不喻而愛敬常存脫誤蹍足無所復問故禮義知仁之至者皆不資於有物有為而自造其極此出乎天理自然故不容擬議而行者合轍也至於徹志解

心去累達塞則由乎人為又下一等繼以四六者不盡於中以示入道之要由正而靜所以應天下之動自明而虛所以容天下之實則與前所謂至禮至義者無間而同歸乎道矣物者德之欽道又德之欽則其尊可知生者德之光義當是德者生之光人而無德奚以生為物得以生之謂德是也性者生之質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是也性之動謂之為則知無為者其性未甞動為之偽謂

之失則知有為者其為未嘗真世之任知者與接為搆相與為謀惟恐接之不徧知之不博以自㫖其形神而弗悟知其所不知者乃其所以知猶睨者之不睨乃其所以睨即本經云踐者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故凡應物處事必不得已而動則出於性之自為而無失矣此皆與世之名相反而實相順老子云正言若反此有道者所以異於俗而能處物不傷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惟全人能之惟蟲能蟲惟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無有者無有也介者移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惟同乎天和

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郭註善中則善取譽理常俱也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為之人也工於天即佷於人矣全人即聖人也蟲能守蟲即是能天都不知而任之斯謂工乎天㦄以取物物必遯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在畫所以飾貌刖者貌已虧殘不復以好醜存懷故

移而棄之胥靡無賴於生故不畏死復謵不餽而忘人不識人之所惜無人之情自然天人矣彼胥靡形殘者而猶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為無為此是無能生有有不能為無之意平氣則静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

呂註經中有天人神人至人聖人此又有全人焉聖人者逃變化雖工乎天而拙乎人全人則又出其上

故工乎天又俍乎人也彼跂行喙息羣分類聚者蟲能蟲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蟲能天也全人之所惡惡人之天也人之天則知其不知所以然天之天則忘其不知所以然夫不知其所以然猶且惡之况天乎人乎而擬議之耶雀適羿必得之威也彼不適者則非威所得以天下為籠則萬物畢羅而無所逃况於雀乎惟深之又深而能通天下之志者斯能以天下為籠是故有若伊尹百里奚者皆莫逃焉以其所

好寵之也介者以外非譽猶能拸畫而弗循胥靡以
遺死生猶能登髙而不懼況夫能忘人宜其循謵而
不餽也玩習至於再三而不能忘人之所不能不愧
忘人因以為天人明所謂天人者不止於忘人忘人
為之因而已此則同乎天和者宜其敬之而不喜侮
之而不怒也夫怒常出於不怒為常出於無為不怒
無為則未始有物而物所自出也氣者虛而待物人
不能平而暴之故不靜誠能平其氣未有不靜者心

於人則神也人不能順而滑之故不神誠能順其心未有不神者有為欲當誠已者也躊躕以興事豫若冬涉川皆不得已之義

疑獨註以威得人所獲者少以心得人所獲者衆以射取之者威也以好籠之者德也伊尹好調鼎負鼎以干湯湯以庖人籠之百里奚好服五色羊皮秦穆公以五色羊皮籠之故各得其心而為之用也介者小人畫以飾外小人已忘形骸外非譽而不倦服習

至於有成而不餽其師是忘人道也由忘人道因而自以為入於天人不免一曲之蔽也未能忘已則有所係累敬之則喜侮之則怒惟同乎天和者喜怒不由敬侮而發而繫天下之治亂若武王一怒而安天下此怒出於不怒也出怒既不怒出為亦無為故不暴其氣而性靜不逆其心而神全欲事無不當則緣於不得已此聖人應物之道也

碧虛註工取中者拙乎巖礐妙自然者疎於人為天

人之迹俱泯斯為全人也已禽蟲夕自名曰能蟲飛走不相代曰能天全人惡天不以心緣道惡人之天不以人助天又豈顧人之譽工而毁拙者禽誤入羿之彀士固入國之籠羿得禽則威羿威而禽斃國得士則昌國昌而士勞一得一失自然之理如伊尹百里奚皆未能無心忘好故為成湯穆公所籠若心無所好豈可得而籠耶夫飾容者喜譽貪生者懼亡徒習玩好而不餽遺者忘棄人事也緣習成性因以為

天然者亦猶介者外非譽役者遺死生矣方其戮辱之時何情及於喜怒哉性同乎天和者亦然有怒而不出則蓄而愈怒出之則廓然不怒矣有為而不為則沮其欲為為之則曠然无為矣由於本性無怒無為故也平氣氣靜則何所怒順心安神則何所為其動也緣於不得已則當於事情此聖人之道也

鬳齋口義羿不能使人無巳譽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能盡天道又能晦迹人中此全德之人也禽蟲

之飛走鳴躍各遂其性能蟲能天也全人則不以天
自名惡天謂不樂有其名也人而有天人之分猶且
惡之況我自分別天人乎羿善射故雀畏之以天下
為籠則雀不待射伊尹百里奚亦因所好為人所籠
若無所好則超然物外誰得而籠之介兀者之移去
華飾蓋其心於毀譽棄外之矣胥靡城旦舂之人不
愛其身故登高不懼即心無愛則無所著之喻復如
易之反復道謵同習餽予人也言此道在巳不是責

貨但知為已則是忘人忘人則入乎天矣徐無鬼篇
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詳此可知不餽之意同乎天和
與造物為一也慦自不慦而出有為於世亦無所容
物即是無為而無不為變換下語緣於不得已而後
起言應物而無心
羿不工乎射人安得而譽之聖人不工乎治百姓
安得而歸之然而物歸則已累彼工則此拙此必
至之理工天拙人猶之可也若工人而拙天則純

乎人欲累將若之何此工天佷人所以為全而免乎幽顯之患夫卵生濕化翺飛跂行蟲能蟲也烏慈鴒友蛛網蜣丸蟲能天也人之能人能天亦可類推矣全人惡天惡人之分別以為天非惡自然之天也況肯自分天乎人乎必也藏人於天混而一之所以為全德而免世間之累也一雀適羿羿以威得之威之得物未若無心得物之衆若以天下為籠所得豈止乎雀惟有所好然後可籠淡然

無欲彼惡得而籠哉介乎之不顧餙胥徒之不懼死皆以刑戮之餘人所不齒而已亦無意乎生全無可奈何姑安之耳至於復謵之久中心無所愧懼能忘人所不忘因而入於自然此言處患之久安而化也況本乎自然而能天能人者其脫塵獨悟詎可量哉區區外貌之敬侮何足以介浩然之懐同乎天和即人之能天者出怒不怒則所過者化出為無為則事成無迹聖人非絶無喜怒絶無

作為也特不因細故以發不為已私而動一志養氣以乘萬物之機怒所當怒為所當為一以百姓之心為心有以勸善懲惡亦猶不怒不為也氣平而靜心順而神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其有不當者乎經文不餽難釋一本作不愧今從之

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然其未至者猶有所立卓爾居畏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衆心欣感欲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迹著物交而情生是以

南榮所見亦猶畏壘也庚桑恐巳德不足以化遂使往見其師將有以轉移其心而警發之是為換手接人使之的信無疑然後至言可入故其入門一勘棒喝不施問答俱喪是為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何而一遇耶惜乎南榮不能直下承當而曼衍支離鋪陳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痛鍼之乃退舍自愁洒濯復見亦可謂善受教而能自新矣故其再見也乘機直指盡去其津津之惡徐有以發藥之趚自挨受道罷

淺但顧聞衛生之經即道之方充廣在人耳老子論以抱一求已還嬰順物衛生之經槩見乎此問詰至極又復歸結於能兒子乎言有宗事有君也次論泰宇發乎天光靈臺不知所持謂室虛而白生不必以有心有為汲汲求也券外券内之說志楷鎮鄉之喻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決擇焉無有生死序先後而同一體寢廟偃厠執貴賤而各有宜蓋欲悟有生之本無破移是之妄見至叙貴富欲惡之勃志謬心則

知志欲一而心欲虚凡渉物累而障虚明者不可不棄而逺之所以全吾天而復乎道也贓其腫胲而可散不常畀工中徹而拙乎藏譽此皆觧執滯之凡見廓玄虚之化權混天人工拙而超乎物我是非忘毀譽敬侮而造乎不為不怒静則平氣養浩在不擾也神則順心好和而惡姦也如是則澹然獨與神明居定於一而應無方矣此庚桑所得老眀心傳之奥若顔子之於尼父有不可容聲者南華繼絶學於百年

之後猶孟氏聞而知之操踐至極成功一也故舉以為天下式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五

宋 褚伯秀 撰

徐无鬼第一

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无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慾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慾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

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

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无鬼曰吾直告之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郭註耳目好惡内外无可故云病矣超然不對不恱其言夫真人之言何遜哉惟物有好之可也從横説之而君未甞啟齒是樂鷄以鐘鼓故愁聞相狗馬而喜猶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各思其本性所好也得其所好則无思无思則忘其所以喜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矣

呂註无鬼忘武侯之勢而箴其病武侯以其不下已故超然不對无鬼託相狗馬以喻已无求之意狗之

下質執飽而止猶人饑則為用而有求者中質若視日視高遠未能忘已者一猶忘之則忘已可知馬之中規矩鉤繩是國馬也以況國士之遊乎方内者天下馬有成材不習而自然若卹則无與樂若失則无與匹若喪其一則喪我之至非特亡之而已超軼絶塵不知其所以況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也意謂狗之上質與天下之馬猶若此則吾安知君之勢而天下之君安得不相之乎武侯悟其意所以

大悦夫言以道接者也言不當道雖詩書禮樂不足以動言而當道雖相狗馬猶足以悦夫人失其性命之情而耽於人僞猶去其鄉黨親戚而流於遠方與逃虛空以羣鼪鼬之間者也所謂真則其性之固有猶其鄉黨親戚之舊也非至狂惑其有聞真人之謦欬而不悦者乎

疑獨註无鬼魏之隱士女商魏之宰臣武侯文侯之子也武侯以无鬼苦山林之勞故於見而勞之无鬼

謂雖居山林未嘗有勞今君盈嗜欲則性命之情病

矣君將黜嗜欲則耳目之情病二病不可逃我所以勞君君

何勞我武侯不對忤其心也无鬼知其不可以語大

遂以相狗馬之技因其好以中之下質飽食而无所

能中質意趣高遠上質若亡其一一者數之精而猶

亡之粗者可知次論相馬中繩鉤規矩皆教習之法

天下馬有成材故不言方圓曲直其顧視若有憂卹

若有所失此猶可以形相求至於喪一則超軼絶塵

不知其所矣横說者逆從說者順武侯好武惡文故女商稱六經為横兵法為從以求合其意又引越國流放之人以喻初去國數日見所知識者而喜及乎旬月見所嘗見而喜及乎期年去國人既久思國人滋深但見其似鄉人者亦喜矣若夫逃難而入虛空之境野草柱塞鼪鼬之徑人跡人偽率皆空虛當此之時非必見人但聞人足音跫然亦喜矣又況昆弟親戚言笑於其側喜可知也今武侯心好犬馬思之

久矣故聞善相者而恍不必見其實也遂歎久無善

言謦欬吾君之側故聞此淺技而恍也

碧虛註盈嗜欲則性命之情病黜嗜欲則耳目之情

病即前所謂内外揵也若亡若喪皆不自得之意亡

一不自得未若喪一之甚也蓋借狗馬而言豈以是

為至哉欲反武侯之意使之自粗而入然後導之而

造夫精微也

吳儔註无鬼蓋神人也因時乘勢而不容心於其間

所以言者亦默寓其意是以循道之歸而不逆其理順彼之好而不忤其情故雖武侯之剛暴亦悅而笑喻之有道故也

鷵鷸口義狸德資質如狸狗之下者視日凝然上視而目不瞬一者生之性雖生若死猶望之似木雞此狗之上品也中規矩鉤繩言其件件合法度不必泥而求合成材謂自然天成若卹若失悶然之意喪一即亡一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至此皆借喻之言六

弢太公兵法金板猶云藏於金匱奉事有功言見之
行事皆有效驗流人去國之喻不待釋謦欬喉中之
聲
褚氏管見狗馬常畜也所能不過警盜代步雖善
相而得其真亦未為絕技武侯聞之大悅何耶蓋
善說者必因其所好而寵之則其言易入猶王好
戰而以戰喻也請玩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絕
塵之姿可想像而得伯樂九方皐之技至是亦无

遺鑑矣視日亡一猶可形容至於卹失喪一又善述其難寫之狀非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鉤繩喻也一者物始萌兆若亡若喪猶云恍惚有无之間不可指定其形質惟其啟之有道所以得武侯之心其效速於詩書發略也後引去國不免懷思以喻失性者亦必求復有人乘機以發之何異逃跡空曠之地而聞人足音哉久矣夫已下乃歎惜无人以至言妙理感悟武侯之心故使之聞相狗馬而

恍儻有賢臣近輔以道德微言漸化而容融之吾知其良心善性如水之回淵浩乎其莫禦也是以凡有洗心向善者君子不拒焉或疑无鬼賢士也見武侯而突然語狗馬似无意義蓋武侯素驕慢故忠良之臣莫進真人之言莫聞无鬼求見欲有以救正之而侯以常士待遂申言吾見狗馬尚能相其優劣而為之去取君之見士豈不能鑑其賢而加禮敬耶此又言外之意云

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无鬼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将来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惟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

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无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无徒驥於錙壇之宮无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

惡乎用夫偃兵哉

郭註天地均養不以為君而恣之无極若苦民以養其耳目鼻口是違天地之平也神者不自許物與之耳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愛民之迹為民所尚愛已偽矣偽則名張而競興父子君臣懷疑相欺欲偃兵可得乎從无為為之乃成耳美成於前偽生於後民將以偽繼之也仁義有形故偽形必作成則顯也變謂失其常然鶴列陳兵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

但不當為義偃兵亦无為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
矣守其朴而朴有所能則平率真知而知各有所長
則均以道應物物服而无勝名不知以何為善則雖
尅非已勝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已之誠使甲兵无所
陳而非偃也
吕註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則愛民
固害民之始偃兵固造兵之本以知而不以道故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則成美固惡器也器則

已遠乎道雖有愛民之仁偃兵之義亦偽而已愛民之形成固有伐則害民之始偃兵之形變固外戰則造兵之本惟无形則无所造矣鶴列於麗譙則佳而觀之徒驥於錙壇則玩而覿之非不得已而用之也凡得而不順天理則是蔵逆於其間以巧謀勝人則恃知而不以道以戰勝人則以兵強而不以德殺人兼地以養吾私與吾神私則自許神者則惡而病之謂之善戰而勝人不知孰善而勝惡乎在君若不得

已而欲爲之脩誠以應天地之情而物无不應奚患
民死不脫哉
疑獨註天地有形之至大而所養者一一者元也易
稱乾元坤元天地猶宗之況人乎天地之道以平爲
正登高居下何分短長今君處上以自高苦民以自
養姦賊攻於外心神喪於內神者不許此所以病不
得不勞之武侯又以愛民偃兵爲問愛民之迹著則
民爭以愛爲仁害之始也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

故曰造兵之本是皆有為之為故殆不成也樸散則為器器成有美惡今雖欲為仁義皆不免於偽耳形者物此者也是為造形形成則有功功著必有伐變則失其常守利欲戰於外矣鶴列陳兵之象麗譙觀兵之地錙壇習兵之所得於已則逆於人此藏逆於得也巧者機心內萌雖勝人而不利已謀者疑懼而未決戰者殺人以求勝是皆害其所養不可為也以此養其私不能成其私以此養其神不能全其神其

戰雖勝非善勝之道惟能脩誠以應天地而勿攖則民无夭傷何必為義偃兵哉

碧虛註武侯久湛欲而忘本故无鬼直言勞君之形與神夫天地之養人君民无二今則損不足以奉有餘逆理也人神與天神同其至公自許謂自與之私是所謂姦也民從君化君病則民傷故勞之武侯遂問為義偃兵之要魚處涸則思濡沫民困匱則思仁義也答以愛尚則不均而害多義立則必虧而爭與

皆由為者敗之故危殆及而成功寡也道失而後有
仁德失而後有義仁義崇而民性遷則偽生矣至若
鶴列麗譙徒驥錙壇皆非久安之策不足尚也順天
理則无喪失好武事則懐併吞巧謀多則先窮戰爭
極則易國應天則公自聖則私神豈容私哉天道祐
善勝果在此矣

鬳齋口義天地生物本同无高下貴賤之別以外物
養形而心中不自得曰神者不自許和謂同物姦自

私也我神本與萬物為一情欲自私以昬之是其所
惡也則病矣君病此而不自知我故勞君也有意愛
民乃害之有意偃兵乃造之美惡之成皆有迹故曰
踞以有為之心為有迹之事曰形造形成定心執定
而不化則克伐也怨欲行而傷其內為外物所變亂
曰外戰鶴列兵陣名麗譙宮樓名錙壇祭祀之地葢
謂人心若與物鬬則一室之內皆若步兵騎卒陳列
於前无非爭奪之境也人情以得為順失為逆无得

則无失故曰无藏迹於得此句下得好巧謂機心知謀自機巧出戰爭又自知謀出以此求勝以快耳目之私是若勝矣然而胸中為物所戰撓雖勝而神者勞矣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猶云莫如此但脩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與物无所迹不爭而善勝則民死已脫矣何偃兵之求哉

无鬼再見武侯豈為身謀而希進用哉欲有以匡救其失而免民於難也武侯乃云厭葱韭而干酒

肉其尊已薄人甚矣无鬼不為勢屈直云勞君之神與形則非特藐之亦且哀之武侯猶未之省葢平日湛於聲利嗜欲不暇形神之顧所以聞告茫然无鬼又陳天地之養也一以槩其自尊之心其要在神者好和而惡姦一語神則已之真而武侯以為義偃兵為問因失義而後思為義因窮兵而後思偃兵遽反其常豈其情哉夫恩害相生理之必至无為任真庶可全也凡事成而美者皆為惡

器謂迹之著見愛民偃兵迹之尤著者也我以
此心感彼以此心應謂之形造形形成必名伐動
與物忤斯外戰矣況列兵陣盛騎卒夸耀於世覬
天下之歸已得之不順於理皆藏逆也天所助者
順逆其能久乎巧勝則事物之間无非機知譎勝
則圖度寖大而害物漸深至於戰勝則殺人兼地
焚都墟國害莫甚焉皆由於積累所致然恢恢之
網莫逃而身亦與之俱盡矣故當自微而謹遏之

今乃藉君臨之勢恣无窮之欲以養吾私與吾神者較之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請武侯自度之君若未明養神之道但脩己誠以應天地而勿攖即是順天地養之而見其與己為一則君民熙熙至和潜暢物无疵癘人无夭傷何在夫區區求偃兵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六

宋 褚伯秀 撰

徐无鬼第二

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黄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

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余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内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又奚事焉黄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黄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亦奚異乎牧馬者哉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郭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雖欲之乎大隗可得乎各自若則無事無事乃可以為天下乘日之車出作入息也為天下莫過自放任物亦奚攖焉故我無為而民自化夫事由民作令民自得必有道也馬以過分為害師天然而去過分則大隗至矣

呂註隗高也大而高者无如道覆被萬物即具茨之義欲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至襄城之野皆迷而无所問塗亦猶七竅鑿而混沌死夫欲見大道而聖

知不絶宜其至於上達迷而不悟也馬之辰午南方心火也童子則無知者以童子牧馬則宜知其焱之山大隗所存也人心具神神則無方而遊不出乎六合之内非有瞀病不若是欲已之則莫若以明而上達乘日車而遊襄城是也雖然少痊而已以其猶乘日之車也弗乘而遊乎六合之外其猶有患耶為天下者亦猶養心豈有他哉去其為害者而已夫隨成心而師誰獨無師師既知其在我所以稱天師而退

疑獨註大隗道之強名具茨喻棘難至方明至滑稽皆製名喻各執一偏道之散也襄城縣屬汝州在具茨山之南牧馬言順物性而擾之童子未有知未有與也此寓言於黃帝六臣者學道所賴以求至其所襄城喻中道野言其無適莫牧馬童子能指七聖之迷故黃帝異之山則未離乎所存則不離乎在此道之粗可告可學者若道之妙非絕學忘言不能致也聖人之治天下事出於無事為出於無為又奚事焉

少遊六合之內言昔曾為人間世之事經世不能无患故有頭目昏眩之病乘日之車隨日新以變化襄城之野近其迹而去塵遠故病少愈又復遊乎六合之外超出物表之意莊子葢謂學道者必先至於道之所在故曰大隗不存不免出而應世渉患故曰少遊六合之內適有瞀病又復遊乎六合之外則入天道而無為又奚事焉黄帝又扣之不已遂以牧馬之事告之去其害馬聖人用刑以安天下之意

碧虛註黃帝功成不居故訪道於幽深而遇牧馬童子童子以牧馬喻治國有旨哉馬之真性齕草飲水自足民之真性耕食織衣自足更無他事乘日之車謂乘日新之道隨化而不滯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教也令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為害字民者昧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

劉槩註無思無為之妙惟至神獨與之感通而所以應天下者不得已而同民患耳故曰予自遊六合之

內適有瞀病同民患之道无他順隂陽之明法與出作入息無違其理而已故曰乘日之車而遊乎襄城之野如是則民患去矣此功成身退之時也其歸於道不以物為累故曰今予病少痊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也為天下之道未達其上者莫若去害性者為養性之本去害馬者為牧馬之要此粗而可以言傳者故童子不得而辭焉

吳儔註具茨謂充足而有所覆以喻道之全體居是

山者大而無敵高而無上故云大隗也襄城無人之境喻道之路以黃帝之迹覩似猶未冥於道而欲見之七聖者所以見道之具至襄城而無所問塗者益以道之全體本實在我則所謂具茨之山何暇訪之於彼而大隗所存豈七聖之可見哉惟牧馬童子乃能知之牧而去其害馬者喻其能全性命之情而不益生此即具茨之山大隗所存也

鬳齋口義六臣名皆寓言乘日之車言與日俱往猶

云日新也言六合之内未離於物則有目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為六合之外為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内而已牧馬者能順其性而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天師者稱其天人可為我師也

黄帝見大隗於具茨猶堯見四子於姑射蓋神交氣合不可以形相求黄帝輔以六臣者喻六識未泯則猶以知見能鮮為聖雖欲之乎大隗而中道不免於迷大隗混成喻道之體具茨全覆喻道之

用襄城之野則郛郭猶存非洞庭廣莫之比蓋未能虛廓洞達暢乎無垠非惟賴之以求道者莫之適從而一精明之主亦昧然无所向矣然猶知問塗於牧馬童子亦庶幾焉牧馬童子喻守心之神猶禪家牧牛之譬然而牧者何物牧之者誰耶知慧能反六情無異善牧之去其害馬者為天下亦若是其本無難與治民如牧羊意同稽病目青目力所及不過六合之內拘於形器而不能徧燭無

外斯為病也有教之去其病者謂能乘天光而上達則遊襄城之野何迷之有今病少痊而遊於六合之外所以未為全愈而云少痊也童子不過以自然為師而能若是故黃帝稱天師而退此章寓言以明學道之難多中道而畫當卜諸心君而力主之乘天光而上達形器而逍遥具茨之山不待問塗而可至矣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

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名而自來非強之也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能同則事同所以相比業得其志故勸事非其巧則惰物得所嗜而樂權勢生於事變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茍不遭時雖欲自用可得乎故貴賤无常能各有極若四時之不可易也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

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𠴨𠷰而歸者所以悲也

吕註人莫不有至樂之處得是而遊之其為囿也大矣而諸士者獨樂其性之所偏則囿於物而不能囿物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趨向不同而遭時有用不能無為則一以不知真君所在也夫時有所用而為之非性命也時有今昔猶歲有寒暑今一遭之遂守而不舍不能無為此皆順比於歲寒而不

知有暑暑著而不知有寒以所遭為常而不物於易者

也人莫不有真君存焉而乃馳其形性逐物而不知

反此至人之所悲也

疑獨註知者樂運其才辯士好騁其言察士務窮詰

人三者皆役於物故曰囿道能招世人使之慕事能

中民使之樂筋力兵革勇敢皆言其能為國禦難枯

槁幽隱山林法律執法議罰禮教謂化民仁義謂利

物農以草萊為業商以市井為業庶人無暇日旦暮

皆有業百工有器械之巧則業長而壯矣貪者務多積不積則憂夸者務權勢不尤則悲勢物之徒好有為有為主於變以變為樂則所遭之時不同不能無為也凡此衆事皆為物所係各蔽一曲非同於大通者也夫歲所以統四時易所以統萬物聖人與天同故能統於歲而不為歲所統物於易而不為易所物一曲之士反此為歲所統者若四時之殊氣為易所物者若萬物之異形也

碧虛註點計慮則知士窮廢合縱則辯士困崇簡易則察士閑能內養而不樂外馳則物不可得而役也

招世之士尚賢所以興朝中民之士循理所以榮官時有患難則勇士矜夸佳美干戈則不親耒耜枯槁之士不事王侯宿於名而已法令興則冗惰勸禮儀盛則矯飾脩行仁義者以除會為得志若其士不學農不積工不巧商不貨羣庶失業由於自惰也貪者貴財過於身夸者重埶甚於命以埶役物樂於變動

如耳目鼻口當有用之時莫能自遏也才知各任則
事業成四時失序則歲功廢不順比於歲皆為物所
遷其心化其形與之然是之謂不反誠可哀也
鬳齋口義思慮有變談說有條凌轢問訊爭分爭毫
三者各以所能為喜一日無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
也招世者耀名欲興起而立朝廷之上中民則庸人
故以爵祿為榮筋力者以濟難自矜勇敢者見患難
而喜枯槁隐士留意名聲法家者流多求治事敬容

矜持容貌貴際以交際為重草萊謂耕種市井商販之事比和樂也旦暮之業謂日積其羸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有所恃曰勢有所積曰物小人依附豪貴多從吏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遭時有用欲無為不可得也譬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非物所自由不物於易猶云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役其身心溺物而不反可哀也已

此章起論突兀疑前有缺文不可復考其評知辯

察士之所樂乃學道者之所悲何背馳若此是各為其能所囿而不得自由者也招世謂舉善旌賢以來天下之士故可以興起朝廷中民猶云宜民故當榮以官爵後叙諸士農庶百工趨向之不同各執一偏俱以得用為樂而忘其勞苦失性之為患然而不能變通用各有極極則姦偽生而患害作矣當其處無用也常以有用為心思所以設施置措妄念未甞暫息遭時有用則志滿意得作法

逞能之不暇又安望其無為哉貪者不積則憂夸者不尤則悲亦不越前意是皆安其所不安也亦猶春秋冬夏之統温凉寒暑雖順比於歲而各得其偏不能與物易寒令不可施之於夏暑令不可施之於冬不物於易猶云不易於物錯綜其文惟至人心同太虛而身備四時之氣所以能易物而不易於物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六